



戒毒所为戒毒人员安排了丰富的文艺活动 杨树煊 张志鹏 供图

日出

“和妈妈打了电话,说了一声对不起。”

日落了,余晖洒在长长的桌椅上,一位戴着厨师帽的小伙子,正麻溜地收拾着桌上的碗碟。他是漳州司法强制隔离戒毒所一名戒毒人员——小严(化名)。

在规定教育戒治时间之外,每到饭点,他都会在食堂帮厨。“每天吃完饭,我还帮忙收拾碗筷,这是我第二次进戒毒所了,争取早日解除强制戒毒回家。”

十五六岁时,小严开始接触毒品,好奇于社会上的朋友向他描述的“飘飘欲仙”,三五“好友”在家里吸上了海洛因。

有了第一次,就有无数次。但吸食毒品的钱从何而来?父母并不知儿子讨要的零用钱,竟都花在了购买毒品上。

一天,吸毒后的小严遇上了警察临检被抓进了戒毒所。看着孩子被送进戒毒所,小严的父母对自己的疏于管教后悔不已。所幸,经过一年多的强制戒毒,小严解除强戒回到了家。

回归社会的小严在建筑工地学到了谋生的技能,每个月有了六七千元的收入,“工资都是靠自己起早贪黑工作赚来的。夜里总能踏实睡去。”小严说。

2019年底,因疫情肆虐,工地停工,百无聊赖的小严在空虚的生活中又重拾毒品,直到警察再次敲响了他家的大门……

毒品让小严的身心受到巨大伤害,全身乏力,夜不能寐。在所里,小严得知父亲已然撒手人寰,“父亲临终前希望我好好改造,不碰毒品,好好活着。”

“很想家,想吃妈妈做的菜。”小严低下头说,“我向民警申请了亲情电话,和妈妈说了一声对不起。我一定听妈妈的话,好好改造,不再让妈妈担心……”

日出了,新的一天开始了,小严早早推开了戒毒所食堂大门,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再不用多久,他就能在家中,为母亲也备上一桌丰盛的早餐了……

◎本报记者 李 伟 通讯员 杨树煊 张志鹏

起航

“决心投身禁毒宣传,用亲身经历告诫更多人远离毒品。”

“警徽为我们拨开迷雾,母亲为我们播下带泪的希望,我们重铸灵魂,展开新生的翅膀,我们从这里起航……”在漳州戒毒所的活动室,50岁的阿蛇(化名)正带领学员们慷慨激昂地合唱着矫治歌曲。他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会习惯于这样军事化管理的集体生活。回想起进入戒毒所之前的混沌岁月,阿蛇的言语中充满悔恨。

30年前,20岁的阿蛇离开家乡,只身前往省外渔船公司打工,鲜见世面的他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,怎料“朋友”的一句“试一试”竟让他身陷囹圄,无法自拔。

“我知道这东西真的碰不得,我想戒了它。”阿蛇说,他试过很多办法,曾经借由远洋作业,出海几个月的时间戒断毒品。“在船上没有‘那种东西’非常痛苦,晚上睡不着,白天又要工作,恨不得一头栽进海里,一了百了。”

自我戒断的决心总在船靠岸的那一刻破防,阿蛇说:“没用啊,船还没停稳,心已经飞到买毒的地方了。”

2019年12月,刚下船的阿蛇在买毒途中被警察截获,强制戒毒。戒毒所以人为本、科学戒治、综合矫治的工作理念,阿蛇暗下决心,积极适应这种规律的生活。

每天上午,吃完早餐,整理完内务,就是技能教育时间。在戒毒所里,学员们可以申报自己喜欢的技能课程,有职业培训、陶艺、音乐等。阿蛇喜欢唱歌,每次听到学员乐队演出,总跟着哼上几句。他害羞地说:“我最拿手的还是闽南语歌曲。”如今,经过一次次集体排练,阿蛇已经当上了领唱。

他说:“唱歌让我们唱出心中的悔意,唱出心底的希望、集体的力量。军事化的管理,造就遵规守纪,这是我们重回正道的根本。”因为毒品,阿蛇失去了婚姻,也阻断了和女儿的联系,“回归正常的生活,一切都要从成功戒毒开始。我希望自己强大起来,重回社会时不被歧视。”

阿蛇说,他决心投身禁毒宣传,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更多人远离毒品,用自己的故事感化更多人。

“一时失志不用怨叹,一时落魄不用胆寒……”这首阿蛇最拿手的歌曲激励着他走向全新人生……

◎本报记者 李 伟 通讯员 杨树煊 张志鹏

今日关注

国际禁毒日

在“6·26”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,我们进行了一次特殊的采访。采访对象是漳州司法强制隔离戒毒所里的戒毒人员。

因为疫情防控需要,我们只能通过视频的方式与采访对象交流。开始时,我们也会担心,戒毒所里的他们是否和我们有大不同。随着采访的深入,你会发现他们尽管走错了人生路上的一个岔口,但他们依然对新的生活充满期望。或许,在他们重新回归社会后,宽容,是我们对待他们的最好方式。

一个人20分钟的对谈并不算长,似乎并不能让我们用文字还原他们完整的人生。甚至很多时候,面对我们的问题,他们会下意识低头、沉默,并不愿意向我们透露更多。我们只是希望,他们的故事能带给人们更多的警醒,甚至在生活中迷失自己时,有找回自己的勇气。

聚焦漳州司法强制隔离戒毒所里的他们



戒毒人员锻炼身体,恢复体能。

杨树煊 张志鹏 供图

记得

“我的女儿12岁了,可是我不敢见她”

45岁的小拓(化名)挠了挠头,已经不太记得以前在湖南岳阳老家生活的光景。因为沾上毒品,他丢掉了国企的工作,妻女也离他而去。他低下头摆摆手,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:“往事不想多提。”

但他仍然记得第一次吞下白色小药丸的场景——2003年,在一间夜总会,昏暗的灯光,嘈杂的音乐,觥筹交错间一个“朋友”掏出了一颗小药丸,“试试看,不吞你就怂了啊。”后来,他才知道,那颗据说能让人“成仙”的药丸,就是海洛因。

一颗药丸下肚,小拓的世界被分割成了两半。2000年,小拓在一家国企上班,主要承包园林工程,月入过万,家庭和美,“在老人家眼里,我算很有出息的。”小拓说。因为长期在工地上承包工程,不免与“社会上的人”有了接触。“当时觉得和他们在一起特别有面子,渐渐多了往来,开始接触他们口中的‘溜冰’。”

至今,他想起第一次吸毒的经历仍有些害怕,“刚吸完海洛因,人感觉飘飘然,但这种感觉很快消失。我的身体渐渐产生了变化,开始睡不着,吃不下,好似身上有无数针头在扎,那种痛苦不是正常意志可以抵抗过去的。”

一次、两次、三次……复吸毒品成为缓解这种难受的短暂“解脱”。从别人给他吸,到他主动要吸,从每月吸一次,到每天吸一次,小拓吸毒的频率越来越密,每次吸毒的剂量也越来越大,“以前吸一次才几十块,后来每天吸毒都要花上四五百块。”很快,小拓收入已无法支持他的毒资。“几乎把家里二三十万元的积蓄都花在了吸毒上。”积蓄花完了,他就开始向亲人朋友借钱、办信用卡,外债欠了好几万元。

这已经是小拓第二次走进戒毒所,父母无数次的流泪劝阻,妻子抱着孩子恳求,小拓每次都答应绝不再碰毒品,但又重蹈覆辙。最终,小拓与妻子十几年的感情也崩裂了。今年,小拓途经漳州打工时,因吸毒被漳州民警抓获,再次走进了戒毒所。

“爸爸爸爸,抱抱我。”有一次,在戒毒所里观看禁毒教育视频时,一个小女孩从校门口跑出来,迎向了接她放学的父亲,这个场景让他几度哽咽。“我们有一个女儿,今年已经12岁了,现在应该正要升初中。”他的语气轻盈且沉重,“可是我很久没有见过她,更不敢联系她。我不希望她的同学知道,她有这样一个爸爸……”

◎本报记者 陈慧慧 通讯员 杨树煊 张志鹏

底气

“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变成什么样,我在所里学到一技之长。”

23岁的小彬(化名),采访时总是不安分地摘下口罩,笑起来眼角一弯,带出未消的稚气。

16岁时,小彬和朋友的小圈子里流传着一件“时尚”的玩意——吃止痛药。出于好奇心,小彬第一次磕完药感觉自己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一样兴奋。追求这种畅快感,他开始在网上买止痛药,并且“嗑药”的剂量越来越大,“从一天吃3颗,到一天80颗。”小彬说,“当时以为止痛药不是吸毒,海洛因才是。”

小彬形容,毒瘾犯了就像“没打麻醉药上手术台一样痛苦”,找不到就会猛烈打哈欠、流泪流鼻涕,呼吸困难,全身难受。在吸毒不到半年的时间里,小彬几乎不事工作,还染上了赌博的恶习。

为了让小彬摆脱毒瘾,父母把他强行关了起来。毒瘾缠身的他像发了疯似的每天大喊大叫、砸东西、踹门,累了也睡不着、吃不下,甚至用头撞墙撞出了血。每次家人开门送饭,他都跪地苦苦哀求,重复着:“放我出去。就让我吸一次,最后一口,吸完我就再也不吸了。”

毒瘾难戒,心瘾亦然。小彬尝试过各种戒毒方法,但每次扛过毒瘾后,又因“无事可做,生活无聊”,再一次拿起了毒品。最终,他的父母只能把他送进戒毒所。临行前,父亲拉着他的手,叮嘱着:“儿子,我们尽力了,在戒毒所好好改造。”

如今,在戒毒所两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,小彬已经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。每日锻炼身体恢复体能,还学习一些生产技术,掌握生存本领。有时民警还给他做心理疏导,心宽了,人也胖了不少。在戒毒所两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,还有十天来,小彬就要重新回归社会,并在民警和家人的帮助下对未来进行规划。“虽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变成什么样,但如今我有了一技之长,也有了生活的底气。”小彬说,“所里常有学员问我是第几次进来,我可以很负责地说,这是最后一次。我再也不会碰毒,再也不来这个地方。”

◎本报记者 陈慧慧 通讯员 杨树煊 张志鹏